

JINZHANWENCONG
金 盘 文 丛
主 编 高松年



BULANGYUNDONG

布朗运动

张亦辉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JINZHANWENCONG
金盏文丛
主 编 高松年

BULANGYUNDONG

布朗运动

◎ 张亦辉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朗运动 / 张亦辉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12

(金盏文丛 / 高松年主编)

ISBN 7-80171-401-6

I. 布...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6149 号

金盏文丛 (第一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杭州萧山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 字数 2494 千字 插页 20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杭州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套

ISBN 7-80171-401-6/I · 285

总定价: 198.00 元(共十册)

(本册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张亦辉与先锋小说

李惊涛

—

对于语言的知性的自觉,是先锋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的表征之一。在这里,语言已不再单纯地作为分立于内容之外的因素,被作为工具使用;它本身就成为作者观照和表现的对象。语言的语素、语体、语感自身的王国,已经响起了来自作者们不甘雌伏的敲门声。可以说,对于汉语言这种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博大精深的丰富性的宝库的开掘,在中国小说界已经拥有了一批志愿的操斧者;有时候他们甚至不得不背负了一些不理解的怨尤。良善的读者们以为他们过分看重“形式”、“技巧”而忽略了对于“内容”的重视。实际上,这情形犹如衣服之于它的穿戴者。衣服除了具有蔽体和保暖的作用外,选择什么样的

序



质地和式样,同时也反映了穿戴人的整体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衣服就是人,犹言小说就是语言。事实上,对于旁观者来说,人与衣饰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同时观察的;对于读者来说,小说同样如是。这也就是为什么,语言在新潮及后先锋小说中,成为被关注的重要因素的原因。这一嬗变的积极意义在于,相对于包括汉语语言在内的各大语系诞生的文学巨著来说,汉语自身的宝藏,还远远没有被小说发掘殆尽呢!被汉语的血液滋养起来的小说家,路该是何等漫长!当然,必须强调,这些发掘应当建立在对题材的价值意义范畴等作了必要的和深入的观照之后,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只要衣饰花团锦簇,它的穿戴者也随即美不胜收了;有时候,情形可能刚好相反。

青年作家张亦辉近年来潜心于语言的探索。他对于施耐庵、罗贯中的醉心和喜好,几乎是和他看中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埃科和罗伯·格里耶等同的。他的小说带有明显的书卷气,常常没有惯常意义上的故事和情节;而在对于小说语感、语体的营造上,也看不出他向生活与人群学习的倾向,更多的是他潜心研读大师作品和感应同代人余华、苏童、格非、杨争光、孙甘露、洪峰等作家对于语言的掘进,十分自觉地经营出来的。他的作品在《作家》、《小说界》已经找到了回声。这种回声是他自发表在《连云港文学》上的小说处女作《螺峰的故事》之后,经过三四年的艰苦求索才得到的;也是他跻身先锋小说阵营的阶石。他的种种尝试,人们可以在《连云港文学》1991年第4期刊发的小辑中得到验证。《寻找张炜》,小说的因素并不很强,具有一定随意性,但可以作为显示作家素质与品格的东西来看待。语言的路数、对文字内涵及模糊把握的控制能力,和他对中外作家作品的比较独特的解悟,这些都可以当作作品之外的品评角度。《火鸟》则表明作者在“形式”上的某种自由度。语言、形式和意义范畴的东西,在

《火鸟》中可以说是三足鼎立的。而上述两篇作品的表现旨归，我们更信赖读者们仁智的阅读和批评；所指出的语言及形式上的探索，事实上是基于我们对这位青年作家的一种较高的期望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他在以后的小说作品中能够正视和弥补现在的某些不足：他的小说在结构的内在构置上，变幻还不够丰富，时而表现出由于思维惯性带来的某种同一性。特别是，民族的、血缘的、历史的和社会机制制约下的具有生存烟火气息的内容，尚未成为他观照的重心。而上述内容除了在表现上是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之外，它还同时能够赢得更多读者。在历史与现实、永恒与短暂的表象、读者的挑选与作家的洞察之间，先锋小说目前已经出现了积极的蜕变，应该说这是具有选择上的主动意味的。对于张亦辉来说，这种现象是否具有昭示意义呢？……

二

五年过去了，在连云港市的青年作家中，张亦辉的小说，呈现了直线上升的态势，特别是他对小说本体的语言与形式感的追求，更是显现了一种独步的现象。由于对世界文学最新脉搏的感应与把握，对中国古典小说风神的深入浸润，张亦辉不仅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而且在生存和生命的哲学意义上，走进了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尤瑟纳尔和罗贯中、施耐庵等中外小说家的作品里。这样，当他返身操作小说时，他的武库就是多样的了。而他本人执着探索的，仍是小说灵魂的主要载体——语言。

近十年来，语言对于新潮及先锋作家来说，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具的范畴。而张亦辉在语感的生成和语素的调遣上，在对于叙述节奏的控制上，更是自觉地发挥了汉语自身的魅力，这使得他的小说获得了一种难得的“阅读一省察”性。你可以沿着

序



情节的沟壑去寻找怡人风光,同时,也可以静听与品味语言的不同乐段发出的节奏和力度各异的悦耳音色。张亦辉的小说不是惯常意义上的“炼词炼句”,而是特别重视操作的过程与状态。他的《秋天的早晨》写人在恍惚的情境中被悲剧介入;《牛皮带》写冥冥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应与感应;《下楼或者上楼》写人在空间上的瞬间尴尬与微妙;《人是怎样长出翅膀来的》对窥视与被窥视关系所作的幽默的幻象式的生命扩张;《虚幻旅程》表现人在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徒劳跋涉,无不是在从容自信的心态下操作出来的。这些作品对现代人的情感、精神与生存心理状态,从文学的要义上都作了出色的表现。因此,张亦辉的小说,被国内具有前卫意识的《作家》连续推为短篇头题、“个人小辑”、“江苏四人辑”,被《小说界》每每看重,就几乎是必然的了。踏在这些大型文学杂志的阶石上,张亦辉已经跻身于先锋小说家的行列。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位青年作家就没有“影响的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仍然在寻找着突围的方向。

三

像谈论历史老人一样谈论弗兰茨·卡夫卡,仿佛意味着此人对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构成意义。然而事实上,情形可能正好相反:不再单纯地从社会学的角度观照西方现代文学的价值之后,其文学层面的意义才开始真正显露出来。这只消看看从普鲁斯特到加缪,从贝克特到塞林格,从博尔赫斯到纳博科夫,从罗伯特·格里耶到尤瑟纳尔,从海明威到福克纳,从马尔克斯到略萨……就够了。他们哪一位没有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形成影响!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列得越多,就越令人心情复杂。一方面,中国文学以其开放性接通世界文坛的脉搏,无疑得力于这些大师的光热;但另一方面,“影响的焦虑”又无情地灼烤着当代中国

一批又一批面向世界或试图走向世界的作家。他们在文学的峭壁上愈是向上攀援,就愈容易见到先行者垂下的绳索。及待历尽艰辛登上峰顶,却早看见一些肤色不一、语言各异的巨匠们在呷着啤酒谈笑风生了。而更为悲惨的后来者们往往只能根据地上的遗迹来揣测先人到达的年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影响的焦虑”是否像试纸一样,极为可恶地测试着我们的作家创造心理的PH值?“诺贝尔情结”与《大家》的创刊,是否真是由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作祟?……不管怎样,灵魂向大师境界泅渡的难度,正感召着中国文坛成千上万个志愿者。因为泅渡的难度中有真正的创造的欢乐;虽然起点和终点一样迷茫。也许,事情从一开始就有点悲壮。

因此,只要你行走在文学的夜幕下,卡夫卡就与福克纳一样星光闪烁。没有现代小说之父,只有现代小说之源。你看见河流波澜壮阔,自然会想起源头的意义。海洋隔阻了大陆板块,人群的宗教信仰、生存方式、风土人情等人文景观,便有了很大不同。但是,文明演化的进程,却渐渐地向时空上的同一性嬗进。在这个意义上,作家们只有年代与国度的区别,没有与生活构成关系的不同。

这样,当青年作家张亦辉作品中的人物进入读者的视野之后,我们希望这些叙事主人公能够为阅读的过程带来某些新质。让我们把目光聚向张亦辉的近作《模糊的邂逅》。这篇小说,以细腻别致、行云流水般的语言,讲述了“我”的恍惚状态。它包容了一个沉思默想者对社会的不认同心理和对冥冥中的不可知事物的猜度与感应。这种格局的作品,已经构成了作家当下状态的某些特征。它与《平静如水》不尽相同,却与作家的另一些作品如《牛皮带》、《虚幻旅程》和《布朗运动》有脉承关系。如果说《模糊的邂逅》中的“我”的被认为“疯了”还“大概也是个谣传”,那么,

对于这位“我”来说，他的冥思与多疑就是正常的，而对于庸常人等来说却又是病态的。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是张亦辉还是耽于恍惚、谵妄、找不到自我确证的感觉的“我”们？对于生活来说，“我”们都有些游离，有些格格不入，有些多余。可是这些人的想法，又是多么自圆其说，充满逻辑上的力量！这个世界出了毛病还是“我”们出了问题？答案隐含在作品与读者建立起来的阅读关系之中。你看见一些思想游弋出体外的人，时间的流逝对于他们构成的仅仅是空间的意义。有人死了，有人在传闻中死了，有人热恋了，有人失恋了。这些内容被“物化”之后，像碎片一样散布在“我”们的精神空间里，而精神的家园却不知在哪里，或者说灵魂早已失去了故乡。观念世界在物质世界裂变之前早已碎裂了。所以恍惚、谵妄、非确证感的产生就成为必然。现代芸芸众生之中，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所占据的，也许只有文学的微小空间，但他们却与卡夫卡、塞林格、罗伯特·格里耶、莫迪亚诺曾经注目过的人群，拥有了相同的心态。这是生活时空上的擦肩而过还是文学心脉上的共振？文学意义上的新异就像远方的山峦，你已经看见黛色如墨，它们离你却依然遥远！

按照1994年的说法，“先锋”未必新而“传统”亦未必旧，老作家正以新状态叩击文坛而青年作家却在纷纷走向历史。现在是1995年，我们却在以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为背景来谈论张亦辉与他的先锋小说，谈论《模糊的邂逅》，也许该生出一些“老人式的苍凉”；但是问题并不完全是这样。也许世纪末本身就是一种角度。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作家们不是置身于夜幕下仰视满天星斗，而是站在夜的尽头，以终结者的身份来与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对峙。这样一来，读者们也许会更深入地理解，张亦辉的先锋小说，特别是《模糊的邂逅》，对于潮汐不止的文学来说，虽不是空穴来风，但至少，它们还不全完是与影响对

应的产物。这是我们谨慎而又真诚的说法,在新年伊始的时候。

***附记:**该文是连云港的文学挚友李惊涛兄数年前为我写的评论,虽然颇多谬奖,却仍胜过自诩,故以为序。此文作为本书序言所彰显的恍如隔世的那段“时差”,或许刚好体现了一种不仅是文学的而且也是生命的“经纬度”的东西。

2003年40岁生日之际于杭州

序



目 录

张亦辉与先锋小说.....李惊涛 1

第一辑:中篇小说

布朗运动	3
证婚人啊你是谁	50
模糊的邂逅	75
螺峰的故事	104

第二辑:短篇小说

秋天的早晨	143
人是怎样长出翅膀来的	152
牛皮带	165
下楼或者上楼	176
虚幻旅程	185
寻找张炜	197
火鸟	209
自行车	224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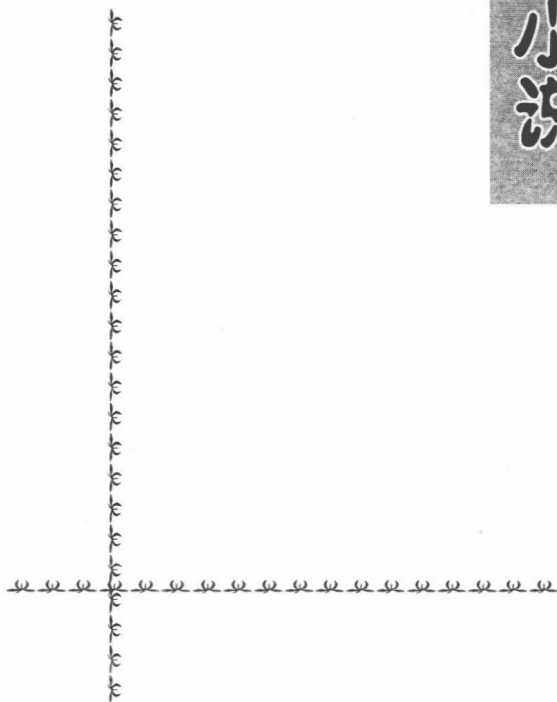


毕业典礼	236
树	248
烤	258
烦躁的白鲢	276
大水	288
我与福三以及山羊	299
月亮夜	314
药香	326

第三辑：小小说

褐黑的野兽	335
鲶鱼的故事	337
到泰山去	339
迂回曲折的笑	341
办公室里的我	344
海滩上的小女孩	346
博尔赫斯的形成或者诞生	349
蝴蝶	352
雨终于落了下来	354
春天的故事	358
两只虎皮鹦哥	362
连子的哭泣	366
诗人朋友	369
画家朋友	371

中篇小说



布朗运动

—

这天，歌山陪妻子史红上街逛商店。

临出门的时候，歌山看见早上的天空阴沉沉的，与他那件式样过时的夹克衫的颜色毫无二致，看上去仿佛马上要下雨，歌山巴不得马上下雨。可事实上，这天的雨一直没落下来，落下来的只是一些秋天的树叶。

歌山的家在城北，同以往一样，他跟史红先到就近几家常去的商店转了一下。接着，他们骑着车又连着逛了几家不大不小的商店。在歌山看来，所有的商店都一个模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差不多只是枯燥的重复，对歌山来说，逛商店无疑是一件令人生厌的事情。歌山向来都不喜

布朗运动



欢逛商店,好像天生就不喜欢。走进商店,歌山总有一种迷路似的感觉。闷不吱声地跟在史红后面,无所适从的歌山不明白自己扮演着什么角色,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一个参谋或保镖,一个毫无必要的搬运工,或者纯粹是一个现象性的丈夫?歌山一点也不明白。

歌山算不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作为一个背时的作家,歌山一直有一种疏远日常生活的倾向,这种倾向有时几乎显得有些病态。一到街上,歌山的头脑就开始变得闹哄哄,变得紊乱无序,内心的安宁和自信也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厌烦。走在街上的歌山注定是踌躇、麻木和尴尬的。可妻子史红的情形却迥然不同,她的想法几乎和歌山相反,史红把逛商店当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当做一项主要的乐趣,并且一厢情愿地老要歌山陪她分享这种乐趣。歌山对此莫名其妙而又身不由己。史红压根儿就不能理解歌山的尴尬和厌烦,史红觉得丈夫陪妻子逛逛商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应该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一种幸福。歌山无可奈何。他没有理由摒弃自己的义务,也没有权利剥夺史红的幸福,除了硬着头皮陪史红逛商店,歌山几乎别无选择。看着如鱼得水地穿梭于柜台和人丛之间的史红的身影,尾巴一样跟随在后面的歌山只好自嘲似的想,爱逛商店可能是女人的天性,天底下的女人大概都乐此不疲……

逛完贵阳路,俩人没有去紧挨的山西路,而是骑着车直接来到了青年路,并马不停蹄地把一长溜个体摊位从东到西逛了个遍。其间,俩人几次被人群或杂乱的摊架驱散隔开,歌山的头和肩膀不断地和一些东西相磕相碰。青年路是史红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所有喜欢讨价还价钱包瘪凹的城市平民和进城的乡下人不肯错过的地方,这里几乎天天人挤人货叠货,就像一条浑浊滞胀的人货之河。有那么几个地方,歌山被挤得全身不能动弹,

歌山甚至觉得,如果他把双脚往上收拢起来,人也不会往下掉。在青年路,人无法左右自己的行走,躯体已然失去了自由,只要走进,就很难回头,只能随波逐流。两个人艰难曲折地挤完所有摊位,好不容易穿过青年路,来到这条个体街西端的小十字路口,歌山感到浑身已经汗腻腻的了,而且双腿发酸,眼睛也酸。可史红依然两手空空,她仍然没有买到她想买的那种绿呢料子。史红说过,她想做一件绿呢料子的长式西装,史红说去年她就想做一件这样的绿呢西装了。

站在青年路西路口,歌山不知道两颊绯红的史红是否还在幻想着绿呢料子长式西装,他只知道他们此刻正面临着一个可以说是棘手的问题,因为他和史红人已经挤过了又窄又长的青年路,来到了西路口,可他们的自行车却停靠在东端的路口。应该怎样去消灭人与自己的自行车之间的这段遥远而又麻烦的距离呢?歌山有些发懵,他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改变这种南辕北辙的状况。难道重新蹭回去挤回去?

没想到史红一点也不像歌山那样杞人忧天,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出人意料的简单,史红说,我们当然不往回挤,那样太费事太折腾。史红往南指了指,说,我们向前走,从前面的苍梧路绕回去,苍梧路上有一个上海布庄,刚好顺便去看看。

自然,上海布庄并没有让史红如愿以偿,没有让歌山得救。上海布庄其实是一个店面很小的个体布店。这样,当两人找到各自的自行车后,歌山只好跨上自己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跟在不屈不挠的史红后面,向解放路骑去。

歌山一边骑一边想,老是这样,一逛起商店就逛个没完,只要上街逛商店,史红就精力充沛兴致勃发,像运动员吃了兴奋剂。歌山猜想自己的脸色大概已经快和今天的天色差不多了,所以,他只得这样告诫自己勉励自己,别愁眉苦脸的,要耐心点,反